

八 十 年 代 中 国 文 学 新 潮 丛 书

张志英 张学正选评

缤纷的小说世界



花山文艺出版社

缤纷的小说世界
新潮小说选评(三)
张志英 张学正 选评

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

藁城县印刷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1/32 14印张 300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定价: 4.70元

ISBN7-80505-077-5/I·77

前 言

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百花竞放，群星闪烁，新潮迭起，流派纷呈，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为了向国内外读者介绍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最新成果，我们编选了《八十年代中国文学新潮丛书》。

丛书第一批共六册，即：

《缤纷的小说世界——新潮小说选评（一）》，包括意识流与心态小说、纪实小说、抒情小说；

《缤纷的小说世界——新潮小说选评（二）》，包括通俗小说、象征与哲理小说、魔幻现实主义小说；

《缤纷的小说世界——新潮小说选评（三）》，包括文化寻根小说、荒诞与黑色幽默小说；

《缤纷的小说世界——新潮小说选评（四）》，包括新乡土市井小说、意象小说、性爱小说；

《骚动的诗神——新潮诗歌选评》，包括朦胧诗、西部诗、新生代诗、开放的自由体诗；

《多声部的剧场——新潮戏剧选评》，包括荒诞剧、象征剧、梦幻、意识流剧、多声部的哲理剧、写实、象征异面融合剧。

丛书选收的作品一求新，二求精。所谓新，就是侧重选收体现着新的文学样式、新的艺术手法、新的思潮流派的作品。

品，所谓精，是要从大量作品中选收优秀的或有代表性的作品。总览全书，读者可对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多文化文学新潮有一概观，并可从中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大体流向。

我们在每篇入选作品之后附有作者的简介和对作品的评点。希望这些介绍和评点能对读者的阅读和研究提供一些参考。由于作品的不同以及撰稿人的风格各异，故介绍和评点在写法上并不要求恪守一个统一的模式。

丛书绝大部分是1980—1987年间公开发表的作品；个别发表于1979年的作品，考虑其在社会上与在文学界的特殊影响，我们也予收录。这对于读者对文学现象进行整体性、连续性的思考或许有些助益。

入选的同一体裁作品按类编组；每类作品中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先后。鉴于作品在形式、手法等方面互相交叉渗透的实际情况，对作品作确切分类是困难的；本书粗略分类只是为读者阅读提供一点方便。每篇作品均注明该作品第一次发表的时间，以便查考。

由于丛书特有的选篇角度和篇幅上的限制，许多名篇佳作未能入选。对于这种无可弥补的遗珠之憾，望广大作者与读者能予理解。

这套丛书虽不是八十年代中国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份完备的记录；然而，她却表达着我们编选者对彪炳于史册的新时期文学的热烈礼赞以及对当代文学灿烂前程的殷切期待。

编者

张学正 张志英 李丽中 田旭修

一九八七年九月于南开园

目 录

文化寻根小说

- 棋王.....阿 城(5)
小鲍庄.....王安忆(51)
爸爸爸.....韩少功(153)
厚土.....李 锐(198)

荒诞与黑色幽默小说

- 我是谁.....宗 璞(236)
脸皮招领启事.....吴若增(246)
你别无选择.....刘索拉(252)
冬天的话题.....王 蒙(322)
《无主题变奏》.....徐 星(349)
一天.....陈 村(382)
黑颜色.....蒋子丹(399)
减去十岁.....湛 容(422)

文化寻根小说

文化寻根小说是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新时期文化寻根文学思潮推涌下的一个产物。文化寻根小说的出现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

首先是一批民俗文化小说的出现，如汪曾祺的《受戒》、《大淖纪事》，刘绍棠的《蒲柳人家》、《瓜棚柳巷》，邓友梅的《寻访“画儿韩”》、《那五》，陆文夫的《小贩世家》、《美食家》等，反映特定地区的乡土风光和民俗、民情，涉及了一定的民族心理、民族文化内容，但作家尚缺乏明确的文化意识，被称为前文化小说。

阿城的“王”字小说（《棋王》、《树王》、《孩子王》）已经跨入了文化的层次。特别是《棋王》，已经超越了知青上山下乡和风俗民情这一普通层次而跨入了人自身这一文化的核心层次；通过棋呆子王一生，表现一种传统的人生哲学，一种东方民族特有的文化精神，可以说是文化寻根小说的奠基之作。然而由于作者并未打出纲领性的旗号，故他谦称自己的小说为“半文化小说”。

1985年4月，湖南青年作家韩少功在《作家》杂志发表《文学的“根”》。文中说：“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

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他还强调指出：“这种‘寻根’，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歇后语之类的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生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的表现。”

韩文发表之后，立即得到阿城、郑义、李杭育、贾平凹、周克芹等一批作家的响应。他们不仅有明确的文化寻根的文学主张，而且创作了一批具有浓厚文化意识的作品。如韩少功、叶蔚林、古华等人的表现楚文化的作品《归去来》、《爸爸爸》、《女女女》、《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贞女》；郑义、李锐等人表现晋文化的作品《远村》、《老井》、《厚土》；李杭育的表现吴越文化的“葛川江系列”小说；贾平凹的表现商州文化的“商州系列”小说；王安忆表现黄淮文化的《大刘庄》、《小鲍庄》；刘心武、陈建功表现京都文化的《钟鼓楼》、《髻毛》；乌热尔图反映鄂温克族狩猎文化的《七岔犄角的公鹿》、《琥珀色的篝火》；扎西达娃、马原反映西藏宗教文化的《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在去拉萨的路上》、《冈底斯的诱惑》，等等。

人们对于文化寻根小说褒贬不一。

有人讲，寻根小说遁入老庄禅宗，为使文学远离时代、远离人民辩护；寻根小说大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赞歌，和现代化前进的方向背道而驰；寻根小说为落后、愚昧举办展览会，纯客观地展览原始蛮荒的怪异文化形态，疏远正在变革中的现实而迷恋考究民俗、宗教、陋习，是一种背向现实而面向古代的“把玩习气”，本质上是一种抗拒新生活的“反历史反审美的浪漫”。

大多数同志对寻根文学思潮采取了肯定态度。他们认为，寻根，就是从民族心理这个深层上去探索民族生存与演进之谜。寻根最终要达到彻底改造民族精神，建立一种崭新的文化形态的目的。它的外层的表现是指向过去，但它的深层意图是指向未来的。正如韩少功所说：“不要以为我们‘寻根’就是要把自身塞进泥里去变成根”。“寻根不能弄成新国粹主义、地方主义，而是要对东方文化进行重造”，“建树一种东方的新人格、新心态、新精神、新思维和审美体系，影响社会意识和社会潜意识，为中华民族的发达腾飞作出贡献”。

至于有些作品中对中国传统的丑陋的文化心理进行了重点的解剖与批判，正反映了作家们“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历史沉重感和医治落后积习的“怨鬼”式的执着，表现了他们对整个民族走出古老文化阴影的焦渴。当读者面对我们民族的缺陷与命运时，会有一种难以承受的压抑感和悲痛感，从而激发我们的自审意识，激发我们改变现状、创造新生活的强烈欲望，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这是作家参与社会变革的独特方式，也是对鲁迅解剖国民性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有人在基本肯定寻根文学的同时，也对它存在的弱点提出批评，如认为象汪曾祺、邓友梅、李杭育、冯骥才的作品，一方面，对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方面进行了批判，同时，这种批判又往往被醉心的赞美所淹没。如在对知识分子的描写中，歌颂淡泊、清贫、宁静、无为；在对下层劳动者的描写中，宣扬忠孝节义等传统观念，是值得注意的倾向。另外，有个别作者，在表现原始、蛮荒、丑陋的民族文化心理时，未站在时代的高度，而只是客观的展览，甚至带着某种欣赏

的“把玩习气”，是一种低格调的“文化小说”。我们把马建的《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同扎西达娃的作品作一比较，即可看出两种文化小说的差异。

棋王

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布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

我的几个朋友，都已被我送走插队，现在轮到我了，竟没有人来送。我虽无父无母，孤身一人，却算不得独子，不在留城政策之内。父母生前颇有些污点，运动一开始即被打翻死去。家具上都有机关的铝牌编号，于是统统收

走，倒也名正言顺。我野狼似的转悠一年多，终于还是决定要走。此去的地方按月有二十几元工资，我便很向往，争了要去，居然就批了。因为所去之地与别国相邻，斗争之中除了阶级，尚有国际，出身孬一些，组织上不太放心。我争得这个信任和权利，欢喜是不用说的，更重要的是，每月二十几元，一个人如何用得完？只是没人来送，就有些不耐烦，于是先钻进车厢，想找个地方坐下，任凭站台上千万人话别。

车厢里靠站台一面的窗子已经挤满各校的知青，都探出身去说笑哭泣。另一面的窗子朝南，冬日的阳光斜射进来，冷清清地照在北边儿众多的屁股上。两边儿行李架上塞满了东西，令人担心。我走动着找我的座位号，却发现还有一个精瘦的学生孤坐着，手拢在袖管儿里，隔窗望着车站南边儿的空车皮。

我的座位恰与他在一个格儿里，是斜对面儿，于是就坐下了，也把手拢在袖里。那个学生瞄了我一下，眼里突然放出光来，问：“下棋吗？”倒吓了我一跳，急忙摆手说：“不会！”他不相信地看着我说：“这么细长的手指头，就是个捏棋子儿的，你肯定会。来一盘吧，我带着家伙呢。”说着就抬身从窗钩上取下书包，往里掏着。我说：“我只会马走日，象走田。你没人送吗？”他已把棋盒拿出来，放在茶几上。塑料棋盘却搁不下，他想了想，就横摆了，说：“不碍事，一样下。来来来，你先走。”要不，让你车、马、炮？”我笑起来，说：“你没人送吗？这么乱，下什么棋？”他一边码好最后一个棋子，一边说：“我他妈要谁送？去的是有饭吃的地方，闹得这么哭哭啼啼的。来，你先走。”我奇怪了，可还是拈起炮，往当头

上一移。我的棋还没移到，他的马却“啪”地一声跳好，比我还快。我就故意将炮移过当头的地方停下。他很快地看了一眼我的下巴，说：“你还说不会？这炮二平六的开局，我在郑州遇见一个葛人，就是这么走，险些输给他。炮二平五当头跑，是老开局，可有气势，而且是最稳的。嗯？你走。”我倒不知怎么走了，手在棋盘上游移着。他不动声色地看着整个棋盘，又把手袖起来。

就在这时，车厢乱了起来。好多人拥进来，隔着玻璃往外招手。我就站起身，也隔着玻璃往北看月台上。站上的人都拥到车厢前，都在叫，乱成一片。车身忽地一动，人群“嗡”地一下，哭声四起。我的背被谁捅了一下，回头一看，他一手护着棋盘，说：“没你这么下棋的，走哇！”我实在没心思下棋，而且心里有些酸，就硬硬地说：“我不下了。这是什么时候！”他很惊愕地看着我，忽然象明白了，身子软下去，不再说话。

车开了一会儿，车厢开始平静下来。有水送过来，大家就掏出缸子要水。我旁边的人打了水说：“谁的棋？收了放缸子。”他很可怜的样子，问：“下棋吗？”要放缸子的人说：“反正没意思，来一盘吧。”他就很高兴，连忙码好棋子。对手说：“这横着算怎么回事儿？没法儿看。”他搓着手说：“凑合了。平常看棋的时候，棋盘不等于是横着的？你先走。”对手很老练地拿起棋子儿，嘴里叫着：“当头跑。”他跟着跳上马。对手马上把他的卒吃了，他也立刻用马吃了对方的炮。我看这种简单的开局没有大意思，又实在对象棋不感兴趣，就转头。

这时一个同学走过来，象在找什么人，一眼望到我，就

说：“来来来，四缺一，就差你了。”我知道他们是在打牌，就摇摇头。同学走到我们这一格，正待伸手拉我，忽然大叫：“棋呆子，你怎么在这儿？你妹妹刚才把你找苦了，我说没见啊。没想到你在我们学校这节车厢里，气儿都不吭一声儿。你瞧你瞧，又下上了。”

棋呆子红了脸，没好气儿地说：“你管天管地，还管我下棋？走，该你走了。”就又催促我身边的对手。我这时听出点音儿来，就问同学：“他就是王一生？”同学睁了眼，说：“你不认识他？唉呀，你白活了。你不知道棋呆子？”我说：“我知道棋呆子就是王一生，可不知道王一生就是他。”说着，就仔细看着这个精瘦的学生。王一生勉强笑一笑，只看着棋盘。

王一生简直大名鼎鼎。我们学校与旁边几个中学常常有学生之间的象棋厮杀，后来拚出几个高手。几个高手之间常摆擂台，渐渐地，几乎每次冠军就都是王一生了。我因为不喜欢象棋，也就不去关心什么象棋冠军，但王一生的大名，却常被班上几个棋篓子供在嘴上，我也就对其事迹略闻一二，知道王一生外号棋呆子，棋下得很神不用说，而且在他们学校那一年级里数理成绩总是前数名。我想棋下得好而有个数学脑子，这很合情理，可我不信人们说的那些王一生的呆事，觉得不过是大家“寻逸闻鄙事，以快言论”罢了。后来运动起来，忽然有一天大家传说棋呆子在串联时犯了事儿，被人押回学校了。我对棋呆子能出去串联表示怀疑，因为以前大家对他的描述说明他不可能解决串联时的吃喝问题。可大家说呆子确实去串联了，因为老下棋，被人瞄中，就同他各处走，常常送他一点儿钱，他也不问，只是收下，后来才知道，每到一处，呆子必然挤地头看下棋。看上一盘，必然

把输家挤开，与赢家杀一盘。初时大家看他其貌不扬，不与他下。他执意要杀，于是就杀。几步下来，对方出了小汗，嘴却不软。呆子也不说话，只是出手极快，象是连想都不想。待到对方终于闭了嘴，连一圈儿观棋的人也要慢慢思索棋路而不再支招儿的时候，与呆子同行的人就开始摸包儿。大家正看得紧张，哪里想到钱包已经易主？待三盘下来，众人都摸头。这时呆子倒成了棋主，连问可有谁还要杀？有哪位不服，就坐下来杀，最后仍是无一盘得利。后来常常是众人齐做一方，七嘴八舌与呆子对手。呆子也不忙，反倒促众人快走，因为师傅多了，常为一步棋如何走自家争吵起来。就这样，在一处呆子可以连杀上一天。后来有那观棋的人发觉钱包丢了，闹嚷起来。慢慢有几个有心计的人暗中观察，看见有人掏包，也不响，之后见那人晚上来邀呆子走，就发一声喊，将扒手与呆子一齐绑了，由造反队审。呆子糊糊涂涂，只说别人常给他钱，大约是可怜他，也不知钱如何来，自己只是喜欢下棋。审主看他呆相，就命人押了回来，一时各校传为轶事。后来听说呆子认为外省马路棋手高手不多，不能长进，就托人找城里名手近战。有个同学就带他去见自己的父亲，据说是国内名手。名手见了呆子，也不多说，只摆一副据说是宋时留下的残局，要呆子走。呆子看了半晌，一五一十道来，替古人赢了。名手很惊奇，要收呆子为徒。不料呆子却问：“这残局你可走通了？”名手没反应过来，就说：“还未通。”呆子说：“那我为什么要做你的徒弟？”名手只好请呆子开路，事后对自己的儿子说：“你这个同学桀骜不逊，棋品连着人品，照这样下去，棋品必劣。”又举了一些最新指示，说若能好好学习，棋锋必健。后来呆子认识了一个捡烂

纸的老头儿，被老头儿连杀三天而仅赢一盘。呆子就执意要替老头儿去撕大字报纸，不要老头儿劳动。不料有一天撕了某造反团刚贴的“檄文”，被人拿获，又被这造反团栽诬于对立派，说对方“施阴谋，弄诡计”，必讨之，而且是可忍，孰不可忍！对立派又阴使人偷出呆子，用了呆子的名义，对先前的造反团反戈一击。一时呆子的大名“王一生”贴得满街都是，许多外省来取经的革命战士许久才明白王一生原来是个棋呆子，就有人请了去外省会一些江湖名手。交手之后，各有胜负，不过呆子的棋据说是越下越精了。只可惜全国忙于革命，否则呆子不知会有什么造就。

这时我旁边的人也明白对手是王一生，连说下不了。王一生便很沮丧。我说：“你妹妹来送你，你也不知道和家里人说说话儿，倒拉着我下棋！”王一生看着我说：“你哪儿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儿？你们这些人好日子过惯了，世上不明白的事儿多着呢！你家父母大约是舍不得你走了？”我怔了怔，看着手说：“哪儿来父母，都死绝了。”我的同学就添油加醋地叙了我一番，我有些不耐烦，说：“我家死人，你倒有了故事了。”王一生想了想，对我说：“那你这两年靠什么活着？”我说：“混一天算一天。”王一生就看定了我问：“怎么混？”我不答。呆了一会儿，王一生叹一声，说：“混可不易。一天不吃饭，棋路都乱。不管怎么说，你父母在时，你家日子还好过。”我不服气，说：“你父母在，当然要说风凉话。”我的同学见话不投机，就岔开说：“呆子，这里没有你的对手，走，和我们打牌去吧。”呆子笑一笑，说：“牌算什么，瞌睡着也能赢你们。”我旁边儿的人说：“据说你下棋可以不吃飯？”我说：“人一迷上什么，吃饭倒是不重要的事。大约能干出什么事儿的

人，总免不了有这种傻事。”王一生想一想，又摇摇头，说：“我可不是这样。”说完就去看窗外。

一路下去，慢慢我发觉我和王一生之间，既开始有互相信任和基于经验的同情，又有各自的疑问。他总是问与我认识之前是怎么生活的，尤其是父母死后的两年是怎么混的。我大略地告诉了他，可他又特别在一些细节上详细地打听，主要是关于吃。例如讲到有一次我一天没有吃到东西，他就问：“一点儿也没吃到吗？”我说：“一点儿也没有。”他又问：“那你后来吃到东西是在什么时候？”我说：“后来碰到一个同学。他要用书包装很多东西，就把书包翻倒过来腾干净，里面有一个干馒头，掉在桌上就碎了。我一边儿和他说话，一边儿就把这些碎馒头吃下去。不过，说老实话，干烧饼比干馒头解饱得多，而且顶时候儿。”他同意我关于干烧饼的见解，可马上又问：“我是说，你吃到这个干馒头的时候是几点？过了当天夜里十二点吗？”我说：“噢，不。是晚上十点吧。”他又问：“那第二天你吃了什么？”我有点儿不耐烦。讲老实话，我不太愿意复述这些事情，尤其是细节。我觉得这些事情总在腐蚀我，它们与我以前对生活的认识太不合辙，总好象是在嘲笑我的理想。我说：“当天晚上我睡在那个同学家。第二天早上，同学买了两个油饼，我吃了一个。上午我随他去跑一些事，中午他请我在街上吃。晚上嘛，我不好意思再在他那儿吃，可另一个同学来了，知道我没什么着落，硬拉了我去他家，当然吃得还可以。怎么样？还有什么不清楚？”他笑了，说：“你才不是你刚才说的什么‘一天没吃东西’，你十二点以前吃了一个馒头，没有超过二十四小时。更何况第二天你的伙食水平不低，平均下来，你两天的热量还是可

以的。”我说：“你恐怕还是有些呆！要知道，人吃饭，不但是肚子的需要，而且是一种精神需要。不知道下一顿在什么地方，人就特别想到吃，而且，饿得快。”他说：“你家道尚好的时候，有这种精神压力吗？恐怕没有什么精神需求吧？有，也只不过是想着上再好，那是馋。馋是你们这些人的特点。”我承认他说得有些道理，禁不住问他：“你总在说你们、你们，可你是什么人？”他迅速看着其它地方，只是不看我，说：“我当然不同了。我主要是对吃要求得比较实在。唉，不说这些了，你真的不喜欢下棋？‘何以解忧？唯其象棋’。”我瞧着他说：“你有什么忧？”他仍然不看我，“没有什么忧，没有。‘忧’这玩意儿，是他妈文人的佐料儿。我们这种人，没有什么忧，顶多有些不痛快。何以解不痛快？唯有象棋。”

我看他对吃很感兴趣，就注意他吃的时候。列车上给我们这几节知青车厢送饭时，他若心思不在下棋上，就稍稍有些不安。听见前面大家拿饭时铝盒的碰撞声，他常常闭上眼睛，嘴巴紧紧收着，倒好象有些恶心。拿到饭后，马上就开吃，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若一个没按住，饭粒儿由衣服上掉下地，他也立刻双脚不再移动，转了上身找。这时候他若碰上我的目光，就放慢速度。吃完以后，他把两只筷子吮净，拿水把饭盒冲满，先将上面一层油花吸净，然后就带着安全到达彼岸的神色小口小口地呷。有一次，他在下棋，左手轻轻地叩茶几。一粒干缩了的饭粒儿也轻轻地小声跳着。他一下注意到了，就迅速将那个干饭粒儿放进嘴里，腮上立刻显出筋络。我知